

# 走路通勤,美好一天的打开方式

■黄颖

去年搬家,到处看房子,选择的重要标准之一,是走路到单位时间在15分钟之内。小县城没有地铁,公交不方便,“小电驴”不会骑,自行车少年时代骑过后再也没有问津。人到中年,没有勇气也没有胆量再去学车,“双腿”成了外出主要的交通工具。

清晨6点50分,饭刚下肚,步行准备赶去学校早读,美好的一天由此打开。步速可快可慢,晨起身体将醒未醒之时,15分钟的路程刚好将灵魂一步步唤醒。拐角往上,是一条四通八达小路的交点。有的人准备往上走,有的人骑着“小电驴”正往下驶,也有人从左右突然间闯入。并无警察执勤,但搬家一年多来这个路口从未发生口角,都是送孩子上学,大家心里都有默契似的礼让。即使偶有碰撞,也是笑笑各往各的方向离开,每日迎接的是一个和谐清晨。中午12点下课,正逢旁边小学课后延时服务下课时间,中学小学四个校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,“小电驴”寸步难行。走路通勤的优势立现,气定神闲左穿右闪顺利挤过放学大军的洪流。

二十多年的走路通勤于我也是一种免费且“无痛”的运动方式,对于懒人来说运动是“奢侈品”,因为有无数的理由用来偷懒。偶然一次打鸡血,得腰酸背

痛好几天。而唯有上下班偷懒不得,迫使每天“运动”,也不至于因为每天走路而这疼那疼了。二十多年步行上下班,到单位神清气爽,再爬几层楼梯也不会气喘吁吁。人到中年,消化系统不如年轻时灵光,新陈代谢变慢,每天走几个来回,有利消化系统的运作,延缓脂肪堆积的速度。

以前每天经过学校大门,保安大叔都会亲切地询问:“走路啊!为什么不去学车?”笑回,走路挺好,锻炼身体。后来再经过大门,保安大叔则亲切地说:“走路好啊!锻炼身体!”

一年四季,小县城的四季风景近在脚下,春天路边台阶之上的蓝楹花开得满树热烈,不用走近也知道树下应该是层层叠叠的落花;夏天的夜晚,路过侨联大厦,楼已废弃,但那株高大的玉兰树,正阵阵吐着芬芳,总会驻足贪婪吸花香入怀;南

国的秋天总是姗姗来迟,路上听见微微的沙沙声,原来踩着了一堆黄绿斑驳的落叶,惊觉南国的秋意也浓了;冬天,路两旁的大树在几个月前被削去顶盖,说是怕大树枝条掉落砸到人,很长一段时间一株株光秃秃的“光杆司令”立于路边,偶然抬头,大树顶部已冒出绿色顶盖,这些树木应该庆幸自己生在南国,南国温暖的冬天延长了它们的生长时间。

只是走路通勤最怕下雨,雨天战战兢兢冒雨蹚水,也难免溅一身,鞋子早已抗议。走路通勤更盼望每天都是一个晴天,于是每晚看看天气预报成了雷打不动的睡前节目,因为这关系着第二天选择穿什么鞋上下班。



(视觉中国)

## 她像一本书

■王金表

世事难料,人生无常。夜色还密密地笼罩着大地,电话捎来了堂嫂心脏病突发去世的噩耗。风冷冷,地冷冷。发愣、惊呆,谁都无法相信与接受这个事实。

办理丧事时,一张身份证隐约透露着堂嫂的年龄——六十有一。生命如此短暂与仓促,令人惋惜。

早年,堂嫂一家人离开了家乡东石,在金井镇承包原供销社店面经营着小生意。我未能亲睹她的日常,只在家族内一些较为重要的场合才能相见。她少言寡语,淡然微笑,端庄地坐在椅子上,望着家人们进进出出,她总是羞愧地说:“不会世事(生活习俗),身子骨又不好,无法帮忙,辛苦了大家。”话语坦诚、真切,夹杂着无奈与感激。

平日,她总是穿着那几件衣服。族人关心询问,堂兄总是说:“好衣裳便宜衣橱!”

“一个人整天与锅碗瓢盆打交道穿给谁看?”堂嫂平静、机智、喜乐式的应答带来了满堂的欢笑。

“光记店里的商品种类与价格都是一件烧脑事,哪能再记得衣裳呢?”她眼角边有了泪花。

这些朴素的话语潜藏着生活劳苦与坚韧。

为了生活,她与堂兄起早贪黑,忘记了三餐,用“淡菜粗茶”喂养自己,却亏待了身体。四十多岁时,她就提前步入“老人化”。起先,脚步缓重,手背酸疼。她没有挂在心头。再后来,脚步更慢,手指不灵活。继续忙碌着,最终医生诊断为“类风湿”,从此医药形影相随。她的生活里,除了与医院打交道外,就是从家到商店两点一线,始终不见游山玩水的踪影,以至于没有留下一张得体的相片。

治疗过程中,僵硬、发黑的手指与越来越瘦弱的身体印证了病痛对她的折磨。那年正月初一,堂哥关店歇业,她回到了东石老家,静静倚着一张背靠椅,一脸笑容打量着嬉戏的孙女。不一会儿,她便耷拉着脑袋打着瞌睡。堂哥告诉我,她昨夜整夜未眠。我心疼:病魔正在一步步地摧残着她。

“怎么又睡着了?”堂嫂有点像犯了错误的孩子,一脸自责。

看着她咬咬牙,艰难挺了挺身。我知道:不是外面的声音吵醒了,而是病魔猛然戳醒了。揪心、忧虑摞进了我的胸膛。

有关她的点点滴滴,历历在目。

她没能出身于名门望族,却有大家的风采。为她治丧时,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姨向我讲起了堂嫂:“她卖的商品实用,价格便宜。一次,因不小心多收了人家一元多钱,马上电话告知顾客,赔上了连声道歉。”

在金井镇,她与堂哥夫妻同心,赢得众多的口碑。突然离世的消息,带给众乡邻的是惊讶,是惋惜。办理丧事期间,有很多金井乡邻自发驱车十多公里到东石向她做最后告别,送她最后一程。

她,一名从农村走向乡镇的普通妇女,总是潜藏在自己的田地里,默默地耕耘。贫困之时,她用勤劳的双手赶走了贫穷,养育儿女,买房安家,一步步夯实了生活;生命里的最后时光,用她的原话说是“即使是无法帮忙,也要到商店里坐坐看看,心才舒坦”。

她似书,胜书,读了,节俭、朴素、辛劳、善良、坦诚、坚强等一连串的词儿涌上心头。

“昨天还在店里看见她,发生了什么事?”

“生活刚见好就走了,‘阿输’(她的小名)真没有福气!”

……

风冷,心暖。堂嫂的事儿,令我品读一生!

## 追随光

■廖小冬

父亲从厦门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安溪工作,到大山深处——芦田任教,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交通闭塞,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好几个小时才能回一趟家。被“锁”在深山的父亲,安身立命,专心从教,有时候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。

父亲一干就是十几年,在芦田开辟出一片自己的天地,当年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出了绚丽的花朵。一生从教的父亲桃李满天下,学生遍布各个行业,好多在工作中出类拔萃,成为行业中的翘楚。聊起这些学生,父亲如数家珍,说起学生上学逸事,讲到动员学生复读,提及帮学生报考志愿,道出串门跟家长沟通……每每这时,父亲满是沟壑的脸如怒放的菊花,那是辛酸与喜悦的叠加和累积,纵然容颜老去,眼里也闪烁着光芒。

退休后的父亲在老家组织青年才俊们成立了“山边路基金会”(“山边路”是老家乡村角落名),每年资助家庭贫困的学子圆大学梦,为村落老人发红包,给困难家庭送温暖,为无资金创业又积极进取的“后浪”们提供低息资金……“山边路基金会”像一朵开在乡村的山茶花,散发着阵阵幽香,装点着一座古老又朴实的村庄,也芬芳了乡亲们的心田。“山边路基金会”又如一束光,点亮山村人的心,照亮了信仰的那道曙光,而父亲,就是那个提灯的人。

传承一份初心,小时候那颗“当老师”的种子在我心中悄然生根发芽,初中毕业后的我毅然追随着父亲的脚步,填报师范学校。三十年前的初秋,我怀揣着教师梦,走进师范的大门。毕业后扎根安溪,站在讲台上,播撒知识的种子,一届届孩子的心灵与我之间铺就了一条知识的通道,连接着多维度的空间,过去,现在,未来……山路崎岖,风雨飘摇,时光言简意赅地陈述着这一切。“幽谷飞香不一般,诗满人间,画满人间,英才济济笑开颜”的欣喜,是这份职业独有的幸福感。

有光的地方,是我格外向往的地方,追随着这一道光,我在课堂上传播知识,课后也不断充电学习。我的学生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散落到全国各地,去扎根,去成长,去发光。

追随光需要勇气,需要坚持,荀子说:骐骥一跃,不能十步;驽马十驾,功在不舍。

追随光,成为光,散发光,我们走过的路,终将繁花似锦……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